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珪校讀
男百象

行狀

黃楚望先生行狀

趙汭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
資州內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
為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
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
功名入面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季曰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爲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卽盡通常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卽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

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卽歸、開門授徒、以爲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

所校六經字書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爲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牘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古吟十章極言聖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窗不蔽風雨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如有三牲

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攷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爾月廩太豐削其三分之二時先生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飢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先生瞑日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爲大戒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貧屢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

此甚者而先生晏然會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仁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韞晦不求聞知惟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子幼者早夭女二劉齊賢徐可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二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

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之前凡邃古之初萬物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

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爲天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主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爲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

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况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

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因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易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有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著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

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合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伯。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

是若云
直筆信
春秋以
游夏不
法夏詞
云知我
我者性
秋乎以
石所目
燭朝於

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
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
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
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筆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
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
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有二義貫一經之
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
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取
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

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
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
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
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
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
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
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
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
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

行狀
味芹堂

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藁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註、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爲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攷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

的以却未

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固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旣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助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爾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義尤精，其

祭祀之法，則兼戴記而攷之，作二禮。祭祀述畧，禮經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卽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

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燹財匱，大禮遂廢，所修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

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以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

若鄭氏之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而祭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闕宮。君子以為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况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

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盡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地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

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

大祝^{大宗伯}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

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

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

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

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

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

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祇。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

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編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社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

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口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之曰四望五岳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辨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

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
善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
祫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
皆在而又上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
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
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

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
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馨雖配天而無廟不
可缺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
主以共享於馨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
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
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馨之時而屏置之乎蓋
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
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
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禮禘必兼祫雖其意不

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植酌禘祫嘗禘祫烝則是天子祫祭三時皆用也其辨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禴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

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嘗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勛勞于王室故效魯禘祭而請於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

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爲成土，錫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爲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

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爲古者重聲教，故採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採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採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已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

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採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採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於國風。此時

王澤猶未衰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旣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攷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項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爲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掇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是時。惟臨川吳文正公辨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爲知先生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溪書院。見先生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

明文按詩 卷五十二 行狀
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
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後無今又得六
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
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
爲序以歸之其畧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
禮起爲之辨釋補註弘綱要義昭揭大者而遺其小
究意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信拳拳尊信不敢
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
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爲之大快乎

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諭于學者蓋必於諸經沉潛反
覆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
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
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
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漑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
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
授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爲子孫計先生謝曰
以君之才輒暮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
其義而已若予則于難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

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爲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于已，而又闕于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註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洊經寇亂，故宅爲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

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以爲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潛絕於斯。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亦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加以聰明博學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子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

明文抄讀 卷五十二
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自得於經、晚歲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泐始拜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爲

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泐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朞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于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槩，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爲已任者，尚克表章之。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爲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爲狀他人、在稱其德、爲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澣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阜、負才夭折、其次卽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

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時提學楊邃菴先生奇其才，卽以天下士許之。其爲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覩焉。修撰一年歸關中，居關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

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歛手服之。又常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關也。時武宗皇帝初卽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興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而吾鄉折罰尤甚。聞先生名，常欲其至，而先生獨不之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諷勸，導善拯惡，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壓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爲主事時，而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

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構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惴惴，莫敢拯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值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之往，且謂栢齋曰：瑾橫惡。

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爲關中增光。先生給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爲誰？乃與我並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

之關中少一才矣。飲晚罷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宦，卽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爲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密者謂先生曰：主上欲以汝爲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慘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胤先也，爲御史有名，瑾銜

之拿焉，無何尚質陞爲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旣來受官矣，曷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爲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冢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爲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孝宗時，謝閣老遷見知主上，其子丕爲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爲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與，互爲標榜，焦欲引先生爲附，一日置酒托先生

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爲排謝招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銜先生者益衆矣是時李西涯爲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爲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爲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效乃與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吳下徐昌穀爲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銜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

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怨先生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關中往時京官值親歿持厚幣求內閣志銘以爲榮顯而先生獨不求內閣文自爲狀而以鄠杜王敬夫爲志銘北郡李獻吉爲墓表臯蘭段德光爲傳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爲漢文復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爲子字股蓋以數公爲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銜也耶歸關中居喪以

禮、哀毀怨慕、無何瑾敗而忌者讐者銜者、喝言官以鄉里指爲瑾黨、論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進身、而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讒、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爲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爲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焉、聞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惡也、余常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爲國慶也、余官何惜、余

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葛巾古服、放情山水、爲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又常曰、爲官化民、爲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顛者扶、無親疎遠近、皆得其歡心、而數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數年之爭罔爭、以至給人困乏、扶人顛踣、婚喪不得舉者、貲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先生聞之、適有先

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遺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賻喪致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曷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克葬事其敦友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而名動四夷求文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爲徧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篆隸醫卜無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定爲真學以適用爲是文以達質爲良

三代堯舜罔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爲道訓詁以爲學庸冗以爲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爲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所關凜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園牆倒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卽事量人罔誣必信其爲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爲文類馬遷詩以興致爲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

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爲、伊傅不足追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先娶尚氏、有丈夫行、持家訓衆、極有規度、雖先生亦敬畏之。生男子栗、爲縣學生卒、女子三、一適華州舉人張之桀、貞烈剛明、如母尚氏之桀亡、生子光孝、爲廩膳生、次適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繼張氏、側室楊氏、季氏俱無出。韓氏生子粹、趙氏生子樾、張氏歿、立季氏爲嫡。

主家事、而楊氏副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嗚呼先生之言行、可誦說者尚多、余不能悉、悉其所知者耳。聞鄠杜王漢陂爲先生墓碑、三原馬谿田爲先生志、高陵呂涇野爲先生墓表、咸寧許少華爲先生傳、而先以狀誄委余。前四君子皆先生厚、而王馬呂又先生同業同朝、其知先生事又真且多也。其爲碑爲志爲表、記載傳述、必有出余狀次之外。余與先生交三十餘年矣、授指開方、被教良多、余時或有所論議、亦必採擇聽受、人有一善、雖一介鄉鄙之士、亦稱賞取。

明文抄詩卷五十二
法人有不善，雖公卿權勢之人，亦面斥之不貸，不逐好以違情，不黨同而伐異。此雖堯舜三代之時，恐不能用。况末世衰俗，直道難行，而欲取大位，建大功，以求如古人之所爲，不亦難哉？嘗聞先生對孝宗皇帝曰：使古今豪傑之士而不遇，雖子思孟軻之流，則亦徒耳。今觀先生之出與處，則前所云子思孟軻者，其亦自謂也歟。其亦自謂也歟。

吏部尚書恭介陳公行狀

孫鑛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于瀆村。地有壩，今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爲嗣。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有勳，光祿寺署正。次有濟。

庠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季則公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敘都憲公貴州功廕一子爲國子生時仲氏早歿伯叔氏皆已入冑監乃以廕讓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爲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僕峻受尚書太僕文亦特奇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善也已酉應試至京先文恪公爲祭酒見公文大奇之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

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邃壬戌登進士轉餉大同因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爲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娶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遘疾卒毀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勲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成國兄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三十一
目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爲中人保所倚重其爲人恭謹相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暱希孝希孝亦樂爲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倖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追封爲王侯爲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原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卽希忠父輔亦不敢謂可

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爲例今希忠歷事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卽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卽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

爭復何冀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碌碌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名甲申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已敗眾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蓋次公之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起之不能得及公掌選乃起浸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門亦絕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待何官不賄乞

勢囑也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餽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卽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哀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於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溷郵傳以此耿耿耳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為量減十之三丁

明文校讀 卷五十二 六十九
亥江西歲半侵、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魚課、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糴、民少糴焉、戊子江南兩浙大侵、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然守令各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明詔、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會霪雨麥荒、則穀價益踴、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猶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馴儉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

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詔而陰闕之、欺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撫臣爲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糴糴畧曰、我皇上軫災閔匱、爲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恒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雖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卽增、臣等恪遵德音、不敢爲厲禁、許江省之穀、自秋冬以來、所協

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日集，輿情岌岌，其
主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病人也。
迨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爲本省州縣宜
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庶驚疑少定，而異
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皇上軫閔之精意也。疏
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違詔論。公會有主之
者，而羣闖亦素不便公。公遂罷。己丑，公廬燬于火，乃
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
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辛卯，遷協院左副都

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

功增俸一

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
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
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
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心精核，所黜皆當。人翕
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
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末。天子特簡
用焉。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六卿
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叅謀議

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宣皇帝後。二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爲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某人大齟齬。乃諷鷹鷂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騰每在司銓者。

上往請者欲誦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己巳。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

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槩山立，卽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卽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公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術進世之所謂講搶壤，必痛抑之。卽序及仍稍遲焉。時無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

意相合。一時人情廩廩望極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忤上意，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內閣爲請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比以爲請，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詔會推閣臣，且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爲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

前一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陞沈公一貫，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詔溫留，且謂久在官無與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上允之，自是無傳旨，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前壬辰

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相臣宜特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聖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聖意，極一時之選，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鑰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奉旨通列名上。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行狀
今推籟不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初次所推臣安敢遺詔下再譙讓臣深悚懼焉第事始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憤前疏中業已言之遂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之大譴臣卽禠職且有餘愧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憲成等惜顧臣能覲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於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

相臣或由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聖意淵微卽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上終不聽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上眷留不置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凡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爲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卽吏治清一日卽誦身以濟世爲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能回公意余嘗

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乏、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劫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

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乎、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筭深計、逆方張之焰、而豫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太激卽余亦慮以爲太激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懼忤上意取厭且以爲旣知其必不用又奚爲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卽敘遷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

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克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言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蓋各降意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涓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

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矧我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

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卽遷者內閣辦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

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卽或不然，執大義調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欲以鼎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以權爭，恐政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衡州

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剏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做冠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歛，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卽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

府素謙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公捐館已可百日矣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葬贈太子太保諡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廕竟復與光祿公子啓孫今爲袁州府同知公爲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有纖毫過清節聞于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肯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譽然主在辨真僞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砥砢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卽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

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卽以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崇明縣知縣雙栢公炤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鳳山公希明女累封宜人男子三長啓端邑庠生今廕國子生次啓章邑庠生次啓竑女子六孫男二本擘本述孫女二公高勲偉節著于朝端今天子方命史臣啓金匱石室以隆

大業則不朽者當在彼矣

萬曆中閣部相軋情形剖悉殆盡卽南臯長孺兩先生每言此事不能如此曲折明白○先夫子書居業次編孫鑛字文融餘姚人南京兵部尚書月峯與外舅葉美度先生余君房論文諸書無不落

蹊徑然其集中時有一二合作

私記月峯萬曆二年會元

左副都御史廉甫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蕪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

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蕪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于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口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

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
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
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
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
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
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
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三紅門黃河便橋而故
鄧龍飛慶雲宮殿多毀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
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
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
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
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
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
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
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承順卯

峒梭梭江、叅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叅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

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簿筴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

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

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

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

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
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
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
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
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
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
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

肯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
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名商嘗購過當人皆懷之故
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
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
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
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
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
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
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

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謹狀

沈石田行狀

文徵明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
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肇家生二
子曰貞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
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明絕人少學
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
以文學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
孟賢遂遜去年十五代其父爲賦長聽宣南京時地
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爲百韻詩上之崔得詩

驚異疑非已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
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
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
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
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師眉山爲長句，
已又爲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事，因
物賦形，開闔變化，從橫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
稍輟其餘以游繪事，亦皆妙詣，追蹤古人。所至賓客
牆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

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長纒
斷素流布克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
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澣欲以賢良舉
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
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
禮，尤爲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
日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服諫，非鄙野人所
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
忌觸諱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爲直諫乎，抑亦諷乎。

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
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
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
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爲知言同時文學之
士爲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
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
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
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
里餘爲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

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
品題以爲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戶屢常滿先
生旣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怠風流文物
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
生爲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與人處
會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寸才
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爲延譽於人不藏也尤不忍
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
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

先生不能飲、每爲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夫人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名病瘵不內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幽穉未練事、爲植產使均於已、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爲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鈔、石田詠史補忘錄、客坐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病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葬先生於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以信於後、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知先生爲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太學生丘君行狀

蔣冕

君姓丘氏諱敦字一成別號必學齋大宗伯深菴先生之冢子也先世閩人在宋宦于瓊始占籍瓊山曾祖諱普臨高醫學訓科鄉稱思貽先生祖諱傳不仕俱以先生貴贈禮部尚書曾祖妣柯氏祖妣李氏居媀不貳朝廷旌爲節婦俱贈夫人母吳氏累封夫人先生生子多不育年四十始生君于京師君生有異質自幼莊重寡言笑不好弄於凡兒童嬉戲之具一不接于手與儕輩羣居端坐竟日或公肆戲侮亦視

之如無對人未嘗自有所言問之亦多不答就學家塾中師授以書雖少僅百十言讀數十遍亦不能成誦蓋其心已了了特口不習其辭耳衆見其然遂疑爲不慧雖先生亦不之察也先生恒言人家仕宦非常而生業不可廢方居太夫人憂還瓊山將起復北

從子二人尚幼先生庶生二稚甫能言皆聰悟絕倫將他日諉以書香之托君在諸子姪中爲最長遂以世業畀君留侍吳夫人居佐伯父訓科公奉宗祀先生遂行方先生行時訓科公故無恙君所以

事伯父一如事先生者而訓科公以君簡默猶疑其果不慧他日見君綜理家政一一悉中度始知其不凡由是事無鉅細必質問而後行有所經畫多出人意表訓科公又大驚恨知君之晚臨終呼至前盡付以後事訓科公既卒一切喪葬事悉據先生所訂家禮儀節以行客有來弔祭者見君舉措中節無過舉無廢事咸嘖嘖稱嘆蓋至是始知其有隱德云既免訓科公喪家無經紀之僕君獨主家事鄉人多無賴藐其幼弱公肆侵犯君處之自如方汲汲自奮於學

素苦多疾，先生又北上，鄉郡間一時學者多惟舉子業是務，四子一經外，漫不加省。君左顧右盼，無所適從，未嘗不茫然自失也。於是困臥書樓中，日取先生所留書閱之，苦不識字，惟以意會。久之，因其所已通以達其所未通，恒謂人曰：人之於字，皆先識音而後知義，予則因義以求音。於是先羣經，次諸史，又次子集，下至稗官小說，晝夜不釋手，或三五日足不至樓下，慨然以老泉自期，意蓋欲盡讀

而與

之談，皆經史與義，問之知其爲東萊呂成公也。覺而深有所感發，由是一意聖賢之書，有寤寐不忘之意焉。自謂筆路尚生，於文章家修辭之法，患不得其蹊逕，又摘出諸史書，泛觀廣覽，至興衰成敗之際，輒反覆究玩於凡一代顛末，一君始終，皆撮其行事，而以聖賢理道斷之。如史家之贊辭云者，橫豎穿貫，上下數千載間，由是博極羣書，而藻思日以逸發矣。君自視愀然，方幸人不見知，鄉邑賓友胥會，當衆論叟叟之際，獨塊坐如土木偶人，噤不出一語，退而自歎曰：

大丈夫生天地間，當與天下豪傑角，何至從鄉里小兒輩競銖兩毫末於頰舌之間哉？蓋是時人雖不知君而君獨明於自知，故其自許如此。壻文昌韓氏，魏國忠獻公之裔，郡鉅族也。壻其門將期矣，婦翁猶不知之，意君必失學。見君至，每令幼子以對句及舉業破題試之，輒不應。一日賓客會其家，命題賦詩，獨不及君。婦翁數視君而色甚愧，已而以椰子爲題，或戲君曰：盍賦此。君援筆成唐律，似畧不經意。婦翁喜甚，連命數十題，詩皆立就，每詩成輒飲，飲多至三十餘觴，不亂。由是隱然名動郡邑間。部使者某公問先生三子優劣於瓊之舉子，率爾應曰：二稚慧甚，長者殊憤憤爾。部使者亦謂信然。會與君言異之，時將舉兵征黎，因問征黎利病。君區畫精當而議論英發，部使者愕然。語座中人曰：某言丘公之子憤憤，公之子豈憤憤哉？彼言者乃真憤憤爾。素不事請謁，家居近郭，無故足不履城市，非有事未嘗涉迹公府。藩臬有按部至瓊者，不肯輒先趨謁，或爲先生來視，卽日投刺報謝，時事不一挂口，問之亦不對，或有所詢訪，卽至。

數四察其心果誠乃更爲之委曲詳盡焉聽者心服親舊有事于州司覲得君片言爲助不可當路以先生故重君不事干請或誘之言終亦無所言方伯某公按瓊謂君曰有事不妨來言諾之而不復闕月名君問故對曰敦素不習此故人無來託者他日某某詢諸郡縣吏果然歎曰丘先生可謂有子矣有某某者守瓊見先生素不預公府事遂欲啗君以利因陰結于先生間遣其子語君曰鄉人苟有訟事能餽君五百金者盍爲之解紛乎應之曰此言何爲至於我

尊公但循廉則闔郡皆受五百金之賜奚必敦哉其人歸語其父甚慙語人曰丘氏父子相似蓋尤君言之太峻也始君之居鄉州司見君不肯趨謁惡其簡禮姻舊見君不爲解紛怒其不情君耿耿自信持之終不變厥後州司樂其不侵擾姻舊安其不偏乃更翕然賢之海外俗尚侈巨室子弟出遊多乘馬張蓋君獨徒步徐行不輒當街衢中道遇諸塗者望而知其爲君也初先生北來獨攜二稚侍行未幾相繼殤亡始以書召君來侍久之君不至先生恒以書香

爲憂每道及二難切慧事輒悲慟不自勝雖時時數
聞君進德徒以久不之見尚未測知其淺深君時作
一書達先生書幾萬言大槩論家事而偶及高雷治
河事其言曰此河一成卽有無窮之利然使區處重
方則恐無其利而先受其害無人治河因之名亂往
事蓋可鑒已先是高雷有放河遺迹先生欲開通之
以便舟楫而任事者或因之擾民故君書及之故大
司空謝先生見君此書驚謂先生曰此子當世公家
學何可使之獨學無友乎先生由是屢書趣君來成

化甲辰夏始至自瓊山初君歸瓊山甫十齡又五年
先生別之北來前後十二春秋而父子始相見至是
君之齒亦二十有四矣旣朝夕侍先生左右日聞所
未聞於是所見益恢弘矣居亡何朝廷以先生官三
品錄君爲太學生時先生方主教事門下諸生數千
人君避遠形跡不妄交一人遇有所往獨自策蹇挾
一僮以行羣然埃壒中雖諸生不識其爲先生子也
是時當塗用事者多緣子敗君因作詩以志戒有近
世大臣多子敗而繼之以肥馬輕裘眞桎梏明窓棊

凡卽山林之語聞者賢之始君於羣經尤好春秋傳時給事中安成劉君孟進士新安唐君弼在太學諸甲皆以業春秋知名先生間遣君從二君習舉子業資進取非其好也會京闈秋試黽勉一入場屋既不第歸自笑謂曰區區舉子業曷足以溷吾乎盍屏去於是經史百家之言歷代帝王治天下之法度與凡禮樂兵農天文地形律呂星曆以至醫卜筭數之說蓋無不研究焉而於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覈於近代以至我國初者爲尤詳慮其遺忘有所得卽疏

之於冊蓋自是絕無進取之意矣君自幼未嘗一日去母夫人側旣遠別蚤夜思之不置欲歸則先生不可恒鬱悒不自聊時發慨歎於詩歌來京師無幾卽得疾疾甫愈復作在京師首尾六寒暑而疾居其多疾作時輒不喜見人人有來候問者雖姻舊或父執長者亦罕得其一面惟困坐一室中日掩關焚香以讀誦著作爲事雖盛暑鑠金猶口談手校不輟蓋君惟恐學不進名沒世無聞而不知其身之旣病而將死也方疾之復作也飲藥輒不效京師諸醫大率多

泥東垣丹溪之說而不得其妙用藥往往無近效君自謂深於醫道獨不能診脈耳於諸醫槩庸視之醫每進藥多疑不肯服卽服之亦不過數劑卽止已而更一醫復然疾勢殆不可爲而歸心尤切少間先生謾遣之歸君甚喜旦暮躬治任且未嘗一日置書不觀形日益尪羸而著作不廢疾遂增劇而卒時弘治庚戌五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天順庚辰六月六日得年僅三十有二君之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有所疑必思方其致力於思也或終日凝然如癡繼以通夕不寐雖疾病呻吟中而苦心自若也其軀幹似不能勝衣而勇猛精進毅然不可奪沉潛玩索蓋將斃而後已故其學無所不窺下至釋氏書亦能悉其精微間出以示人有觸其機鋒者肆口辯詰傾河瀉海不見有窮竭態予每親見其然雖深於其學者亦或難之其才奔迅奇健爲文多不起草當喧溷倉卒間若不致慮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頃刻數百言詩雄爽善用事每酒酣耳熱逸興頓發拈筆向人覓題一揮殆數篇多有不經人道語初道南安華亭張汝弼爲守

月文愛讀
行狀
味芹堂

一見奇之，目爲小坡，蓋擬之於東坡之也。識者不謂其溢美，然君雅自慎重，有所著作，不肯輕示人。雖先生父子間，亦未嘗盡見之。蓋用心於內者，其道固然歟。旣卒，侍史出其遺稿於二鉅篋中，始得雜文若干首，古今詩若干首，發冢論一卷，凡十數篇。所著書號醫史，未脫稿者四十六冊，他所輯錄者尚多，皆未及成書。君於醫家書獨酷嗜，素問一書，宏深浩博，而每病讀者之難，間閱丹溪所作讀素問批點凡例，而增補訂定之，以爲新法。按其法以求其書，久之若

有所得，乃探其源委，審其脉絡，章分而句釋之，僅成十數紙。如上古天真論、四氣調神大論諸篇，多有發舊註所未發者。又先生嘗病瓊僻處一隅，文獻無所於稽，恒欲於古今載籍中採其故實之有涉於瓊而可資見聞者，會粹之以成一郡之書，不果。君奉庭訓惟謹，每閱簡冊，遇可錄者，悉手錄之，積久成數帙。編題甲乙以識別，將攜之南歸，欲用數年之力，詳搜精覈，以成先生夙志。瓊人士謂此書若成，郡自有志以來所無也。至今歲以不覩其成爲憾，其所謂醫史

書雖未及成而規模次第大畧可考見其意蓋病世醫外方書古法而惟以醫者意也之說藉口肆意妄爲以冀其一中故其言曰公輸不外規矩而巧師曠不外六律而聰醫之道亦然蓋必先明於法而後可以言意意生於法而亦不外於法舍法而言意則蕩舍意而言法則拘拘雖不中亦不遠蕩則無所不至故與其失之蕩也寧拘素難本草暨諸名醫著述與其所行之事跡非醫家之規矩六律乎於是上遡農黃下迄金元以來稟錄而辨析之論病以及國原證

以知政治疾必先治心明術必先明理會衆說以成一家言有史道焉故名其書曰醫史其書有本紀有表有攷有列傳大畧如史家書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因於八而成六十四卦易道備矣易主卜筮卜與醫皆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者其道一也易有君子之道以制器者則尚其象故虛一以象太極著本紀二以象兩儀表四以象四象考八以象八卦列傳則象六十四卦之數本紀則神農黃帝表則運氣五藥之類考則醫書職官

醫器服食攝養之類，列傳則岐伯扁鵲而下，以至國初諸名醫，既自序其著述之意，而於其篇終復曰：予述此書，總七十八篇，七與八皆少數也。老變而少不變，用老而不用少，然則此書其終不變而遂無用乎？吾道窮矣，其兆蓋先見矣。嗚呼悲矣！其運氣表曰：醫

時錯六氣於

五運

所以參天地之機

補造化之缺者也。蓋運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氣有六，燥暑風濕寒火是也。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期爲

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五氣平則生物遂，五氣乖則生道苦。蓋陸產生於氣，猶水族生於水也。生於水者病於水，故水清則魚勞，水敗則魚病。水毒則魚死，生於氣者病於氣，故木氣勝則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餐泄，火氣勝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咳嗽，而水火亦由之變徵。動植亦因之榮瘁。故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病，風雨不節則饑。又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聖人有憂之，觀法天地，把握陰陽，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順八風之理處五行之用步運行於機式稽變
化於度數而運氣制焉是故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
其宗司調其氣數之偏反其和平之化使之剛氣不
怒柔氣不懾天道既順民氣可調五運適於平而無
害於人各成其功不相奪倫此非所謂參天地之機
補造化之缺者乎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
生五味卽此五氣六運之數蓋與大易洪範月令同
一致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能與於此卽子嘗言素
問於術之理可謂至矣其殆謂此類歟夫運氣猶曆

法也久則不能無差曆法之差則旣隨時修改以與
天合然後寒暑不爽而薄蝕可知矣自有運氣曆法
以來數千百載於茲曆法之差蓋不知其幾修改矣
而運氣猶故也夫一日之頃而涼溫異候百里之近
而雨暘異若欲持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變安望其
能相入哉故敦阜之紀未必風雨大至鱗見於陸也
委和之紀未必天地淒慘日見矇昧也姑以宋論之
元豐四年歲在辛酉推以彼之術其說以爲陰明司
天是爲上商少陰在泉是爲下徵其應則當天氣燥

地氣熱，運爲少羽，歲水不及，名曰涸流之紀。是歲河
決，大水與其所名紀，曰涸流者，異焉。或以此難胡源
源，雖辯之甚力，而卒亦有不可誣者。素問黃帝問於
岐伯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太過而上應五星，今
夫德化政令，災眚變異，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
爲之變乎？答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變也。卒
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變，
是固然矣。陰陽有勝復也，常變恒因仍也，豈一於變
哉？何後世常之少而變之多也。無乃亦歲一差積。

久益甚。天行日新，運法猶舊。天

左故其應難

稽乎。是非聖人之法，有不足徵也。蓋繼承纂述之無
其人也。至於今日，弊滋甚，忽其本而致詳於末，舍其
大而徒察其細，牽強附會，支離決裂，幸其一之偶中
而遂悉神其說焉，不亦大惑乎？泥者至云某生人於
某日某經病者，治以某藥，按圖膠柱，其謬甚矣。故程
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而褚澄亦曰：陰陽多端，未易窮也。道術破碎，未易知
也。簡編不全，未易依也。不若先論病能，守經隧一本

諸人事之爲近也。素問有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而古者名醫所以亦往往置此而不之論歟。雖然，體天地法四時，別陰陽，順人性，其理蓋有不可易者。醫而忽此，曷足爲醫。於是論次其槩以備觀覽焉。其書中又有三因說，又論李明之不准古方以治病，言皆有補於世。三因說曰：病有三因，其說尚矣。然又有因於天，因於地，因於人者，豈但內因外因不內外因而已。周官有云：四時皆有癘疾，春瘡首夏疥，秋瘧寒冬嗽，上氣。此非因於天者。

乎。仲長統昌言有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非因於地者乎。韓詩外傳有云：國無則厲，厲疾雨夏寒冬溫，故民多疾病而群生不壽。月令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凡此之類，豈非因於人者乎。因於天者，醫經有五運之方可以治之，因於地者，醫經有五方之治可以療之，獨因於人者，醫經缺焉。嘗求後世之方書，惟張子和李明之畧有其說。子和之言曰：癘疾常與虐政並行，或虐政行於先而癘氣感於後，或癘氣行於先而酷政應於後。治平之時，其民夷靜。

故瘧病常少。擾攘之時，其民勞苦，故瘧病常多。元好問序李明之所著書，謂金汴京被圍五六十日間，爲飲食勞倦所傷而歿者將百萬人。當時皆謂由傷寒而致。後見明之辨內外傷及飲食勞倦傷論，而後知世醫學術之不明，誤人乃如此。二說皆有裨於醫術。然醫能治之於已然，其惠小；君相能治之於未然，其仁大。嗚呼！明君賢相，其勿使人瘧；其勿使人疫死於飲食勞倦，其勿使小道曲藝得行其私惠哉！其論李明之曰：明之嘗言古方新病，勢不相入，故其爲人治

病候，其脉旣乃斷之，曰：此某證也。然後執筆處方，命藥，一切撰於臨時，而不用其故，以爲病情無窮，我亦與之無窮。欲以一洗世醫按圖膠柱之固。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何至學古兵法。夫古今異勢，敵情萬變，而無窮。苟不能通變而惟古法之拘，其不與尸也難矣。去病可謂知兵者。明之之知醫，何以異於去病之知兵。然業醫者不能皆明之也。脉未必能如明之之精，證未必能如明之之審，而亦效明之之爲。恣睢杜撰，不能去人病而反以益

病者。安保其能必無也。故苟未有李廣之才。則不若守程不識之法之爲愈。如是者十數萬言。辭多不錄。其曰發冢論。蓋取蒙莊氏詩禮發冢之義。而托名於兀。該拙卜古溫。是六言者。語也。譯以華言。謂無是人。蓋用漢賦亡是公之例。其大畧以謂古者政龐民淳。官無文武內外之分。後世政繁。文武始岐而二之。迨世道日汙。於是又分而爲三矣。其岐而爲二也。如車之有兩輪。去其一則脫輻矣。其分而爲三也。如鼎之有三足。折其一則覆餗矣。今旣不能合其岐而二

之文武。而顧欲去其分而三之中官。豈不難哉。中間又有宦官讀書不讀書之辯。大約如漢書韓安國王恢擊匈奴議凡十數段。其終篇又設爲甲乙辯詰之辭。畧云。甲與乙交莫逆。異內外。辯曲直。乙曰。人之男者腐之則戛。馬之牡者腐之則良。人腐則鬚脫。雞腐則尾長。何爲相反也。甲曰。人土屬而體陽。其陰在勢。去其勢則陽亢矣。故戛馬金屬而體陰。其陽在勢。去其勢則陰純矣。故良人表陽而裏陰。陰傷而鬚脫者。伐其根也。雞表陰而裏陽。陽損而尾長者。力之專也。

乙曰宦者無鬚，醫經以為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然歟？甲曰不然。夫鬚之有無，天所以別陰陽，殊內外也。首楞嚴經列十官之目，紫微帝垣有宦官之星，何莫非潞涿君也。豈皆去宗筋而傷衝脉之故哉？乙曰宦官可去乎？甲曰宦官禎祥也，禎祥何可去邪？乙曰汗穢人君德，濁亂人朝綱，殘賊人忠良，渙散人民心，喪失人天下，此為禎祥，孰為妖孽？甲曰自古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防範維持之慮，至周至悉矣。繼承之者，苟非大無道，

則國勢未易搖也。雖曆數有歸，而人眾勝天，無資以作。於是熒惑降精，下為宦豎，依阻城社，人亦不能勝。而天下亂矣。然後瞻烏爰止，景命維新焉。譬之猛獸，物莫能撓，反為毛間蟲所困，然後斃於物也。是故漢之興也，趙高蠹秦，魏之造也，常侍蠹漢，梁之篡也，北司蛆唐，是秦之趙高，漢之常侍，唐之北司，乃漢乃魏，乃梁之禎祥也。天降禎祥為興國瑞，又可去乎？乙曰國家將興，固有禎祥，然齊宮之刺，投河之辱，千百輩盡誅之慘，人生亦不幸而為禎祥哉？甲曰夫宦官拔

迹糞壤之中，致身霄漢之上，可以將，可以相，可以聖，可以賢，可以仙，可以佛，蓋無往而不可，禍患其變也，禎祥其常也。君子語常不語變，乙曰：請得聞之。甲曰：內握禁兵，外監方鎮，成功賞則先，敗績罰弗及，非可以將歟？圖謀帷幄，寄之國命，濁亂天下，不受其責，非可以相歟？佞子貢諛，擬倫伊霍，陞座講易，係籍聖賢，非可以聖歟？附之者白日飛昇，忤之者生入地獄，非可以仙歟？時又或能廢置人主，呵叱天子，則遂可以爲上帝矣。雖哀兇鞠頽，終底滅亡，然

又足以快天下心，攄天人憤，爲興王之資，垂後世之戒，亦不徒禍矣。庸何傷如是者，亦數千言，君嘗謂予曰：走爲此論，乃癡人說夢中事也。夢者固癡矣，安知聞人說夢者亦不癡其人哉？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則以惡爲美，以非爲是，以害爲利者多矣。古人不云乎：箕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自是其是者，蔽於所見，但見其是而不知其非；人一切有言，舉不能入，自非爲之說者，逆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極其所期，竭兩端而盡之。凡彼所以爲之地者，一一皆豫爲之。

言若彼之自言爲者，又曷足以感悟其心也邪？予爲此論，意蓋出此。雖然，天下事可言者多矣，何獨論此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事莫急焉，故也。君又嘗著論辯公山不狃之非，畔其言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名，子欲往，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雖然，弗擾之畔，畔季氏耳，非畔魯也。封畧之內，誰非君臣大夫，跋扈家臣起而逐之，以張公室，季氏烏得以畔名之哉？迨仲尼行乎季孫，將墮，費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蓋未喻乎聖人之志，妄

動以取戾也。其出奔在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焉，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伐魯之率，故道險，魯是以不危。夫不狃以畔亡

之餘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也
詎無意夫况其據邑以畔不召畔人逆黨而顧夫子
之召今夫人有一非理之事鄉里有自好者不欲使
之知焉况以畔名乃敢召吾夫子邪必其志有所在
言有可執焉耳聖人視天下固無不可爲之事無不
可改過之人至堅至白無所磷緇亦何至助畔逆之
事黨大惡之人邪於是乎必有以諒之矣而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噫畔逆
之人能革面效順亦旣多矣而欲因之以興周道於

東方焉則所以望之者侈矣或曰子路爲季氏宰則
隳三都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公使不狃而有張公室之
心固子路之所願也亦不悅焉何也曰甚矣風俗之
移人也王室衰諸侯橫爲大夫者不敢忠於王室諸
侯弱大夫肆爲家臣者不敢忠於公室故萇弘興周
史臣著其貶家臣死黨舉世以爲賢當時列國魯號
秉禮昭公之十二年南蒯與公子慙謀逐季氏昭公
與焉其鄉人有知之者顧曰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迨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救季氏而昭公孫則是舉因臣民惟知忠於所事
矣當時諸侯齊景爲賢南蒯奔齊景公曰畔夫對曰
臣欲張公室也子哲韓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
焉則是天下諸侯不以背公爲罪矣風相扇上下
相師背公死黨之心盛爲君忠國之清致人主孤
立於上大夫強橫於下公室欲張而不得篡弑削弱
之禍相望於世雖以聖門高弟或不暇知其非也故
顓臾近費冉有與我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此則一時
風俗之移人耳然則畔不爲非歟曰臣而畔君焉得

爲是欲張公室則未可深非也後世莽操炎裕之徒
其黨有舉兵而欲誅之者君子固與之矣昔安祿山
數顏杲卿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
汝而反杲卿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官
爵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
不斬汝萬段何謂反也祿山不得反杲卿則季氏豈
得畔不狃哉不狃非畔則孔子之欲往也固宜於佛
胥也亦然然則何以卒不往曰不狃之張公室亦猶
桓文之獎王室耳其他議論多類此君卒時庶弟京

明文探讀 卷五十二
僅三歲所生二子長簡甫五歲幼旬亦三歲時先生
之年 蓋不勝宗祊之慟也得君著作不忍讀

終一紙天下大夫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聞而悲之
君雅好儉素雖生長富貴中自奉養率如寒士少時
不肯着新衣客至吳夫人強之然後着客甫出門亟
麾去或問其故曰無他吾特惡其華耳蓋淡泊之性
自幼則然矣見利顧義辭受無細大必謹方伯陳公
士賢先生考會試時本房門生也因君北行贖白金
二錠遣人致辭曰某平生不餽遺人徒以老門生之

故故破戒爲此郎君其勿卻君愧其辭不受陳自愧
失辭亟謝過往返數四竟不受陳歎息而止治家嚴
明有法度臧獲數百人見之凜然無一敢涕唾者與
人交任真無鉤距是是非非明白無回護然剛中少
容觸物不平輒勃勃形詞色間遇人一語不相入卽
兩目左右視若寂然罔聞者甚則徑去弗顧不善效
時俗俯仰見人委曲巧媚態疾之如讐絕不交一言
每自訟以爲過激終亦不能改也然外雖嚴毅中有
惻隱心每欲修先曾祖思貽公掩骼埋胔故事往往

施德於不報，北來時嘗夜宿會通河舟中，夢至一江岸，旁有古墓，土爲水所嚙，其棺石也，盡露而缺其一，方明日過一處，儼然夢中所見也。噫，戒從掩以土，仍欲求楮幣酒漿致奠，而舟已不可留，猶以不及致奠爲恨。其所娶韓氏無子，旣抵京，先生深惟嗣續計，欲爲納側室，君以娶妻未久，情有所不忍，因固拒。閣老徐先生聞君言，呼之至前，責以義，申論至再三，始電勉從命。納徐氏，生二子女三。某韓出君來後二年，傷亡，某媵某氏出，今九歲。某徐出，今五歲。嗚呼！以先生之仁而不能壽君，以君之賢而不能自壽，茫茫者天，吾又安從而詰之乎？使天少假君以年，其所就當有人過人者，而乃止于斯也，豈但君身一家之不幸哉？予從先生學最久，與君相得甚懽，間嘗爲予道其少年事，皆歷歷可敬。病中又手書平生立身行己之大概，端易簣時將持以授予，而予不及與君訣，其意蓋有所託也。君卒旣踰期，其柩亦歸抵瓊山，而懿行未白，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多矣。情雖不忍書，而義則不容不書。因卽所見聞，暨得諸君之鄉人而信者，次爲事。

狀一通凡君之世次言行與其著述之有關世教者皆載焉謹錄以求銘于當代立言者以紓先生暮年之悲以慰君之靈於地下辭繁而不敢畧者蓋專有待於筆削也弘治四年六月十二日友生蔣冕狀

先夫子曰公字敬之全州人相武宗有光史冊其

文博瞻有法非苟作者

私記公成化丁酉解元丁未度常諫武宗南巡與楊

文忠協心奉迎世宗入繼大統謚文定

一富貴名門子弟天率行狀當得如此詳盡豈勢利邪其人

實有可待耳以山不袒焉已非經生見識信不愧為深養人也

吳同初行狀

顧炎武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為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為務而余與同縣歸生獨喜為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合於世人以為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彊記其所為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從叔父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舍為母壽退而飲至半夜抵掌而談

樂甚。旦日別去。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大兵渡江。余從軍于蕪。亡歸崑山爲墨守。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笄。笑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旣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泗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

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甲申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大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父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尸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

炎武嘗三過世

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

不涕泗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

所為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

人處者凡二卷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二終



